



ZHUIYI YU GANHUAI

追忆



《博览群书》

杂志精选集

陈品高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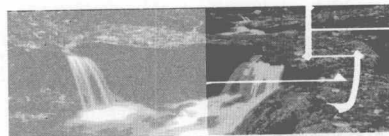
感怀

人民出版社

■ 陈品高 主编

ZHUIYI YU GANHUAI

追忆



《博览群书》
杂志精选集

感怀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鹏鸣
特约编辑：范慧华
版式设计：郭清霞
封面设计：林 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忆与感怀/陈品高 主编. -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.8

ISBN 978-7-01-007213-5

I. 追… II. 陈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8463 号

追忆与感怀

ZHUIYI YU GANHUAI

陈品高 主编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诚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9.75

字数：230 千字 印数：1—10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07213-5 定价：23.80 元

邮购地址：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：(010)65250042 65289539

● 站人破烟

目 录

◎回首往昔

写《围城》的钱锺书 杨绛

/3

赵树理之死 戴光中

/17

胡适使美经过 尹家民

/21

徐訏晚年二三事 袁良骏

/30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——顾颉刚先生在甘肃 赵夏

/34

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资中筠

/40

马连良出山 秦杰

/44

先父梁漱溟与北大 梁培宽

/47

蓝公武不讲日本话 蓝英年

/62

◎故人如歌

忆黄宾虹老友 郑逸梅 /75

记唐弢 黄伟经 /81

“可怜腰细是吾徒”

——记张荫麟先生 散木 /85

义薄云天 文惊风雨

——悼念柯灵先生 单复 /90

忆光直先生 维一 /97

师恩深如海

——纪念金克木先生逝世一周年 郭良 /110

忆端木蕻良 邓遂夫 /118

我的父亲刘宝瑞 刘娅娅 /125

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

——《李长之文集》代序 启功 /128

理解父亲——常芝青 常远志 /131

忆路遥 陈幼民 /136

◎煮酒品贤

解读萧乾 徐城北 /145

- 心似洪炉在人间 苍耳 /155
- “神秘的”无名氏 丹晨 /161
- “风采宣南”耀千秋 陈礼荣 /169
- 读新版陈师曾《北京风俗》 陈礼荣 /169
- 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韩三洲 /178
- 倏虚眼中的弘一法师 韩三洲 /178
- 叶企孙：炼狱岁月中的哲人襟怀 邬波涛 /185
- 侯宝林先生 薛宝琨 /192
- 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/192
- 大学者的大学问 王路 /198
- 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10周年 王路 /198
- 关于郑振铎 止庵 /206

◎一同走过

- 两情初好时 蒋碧微 /213
- 张爱玲和她的爱人 张放 /220
- 罗振玉王国维与溥仪 王庆祥 /223
- 丰子恺与竹久梦二 李兆忠 /237
- 林语堂与蔡元培 王兆胜 /250
- 梁启超与吴其昌 夏晓虹 /255

◎文人雅事

- 郁达夫——“出卖文章为买书” 黄萍荪 /269
- 启功妙语谈 崔陟 /272
- 雅人张中行 马嘶 /275
- 朱自清先生的读书生活 徐雁平 /278
- 陈寅恪的“世家子”情结 王晓清 /284
- 浪漫主义的读书和现实主义的读书 韩府 /288
- 茅以升作并书《北洋今胜昔二十韵》 左森 /293
- 马叙伦与“三白汤” 朱小平 /296
- 寻找真正的学者（代后记） /301

附录一◎

回首往昔

写《围城》的钱锺书

◎杨绛

作者介绍

钱锺书（1910~1998）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中书君，江苏无锡人，现代作家、著名文艺理论家，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、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，又在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，曾任西南联合大学、国立师范学院、暨南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，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副顾问、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职。解放后，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、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已发表的著作有：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，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，长篇小说《围城》，文艺评论《谈艺录》，以及《宋诗选注》、《旧文四篇》、《管锥编》等。

要认识作者，还是得认识他本人，最好从小时候起。

锺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，因为伯父没有儿子。据钱家的“坟上风水”，不旺长房旺小房：长房往往没有子息，便有，也没出息，伯父就是“没出息”的长子。他比锺书的父亲大十四岁，二伯父早亡，他父亲行三，叔父行四，两人是同胞双生，锺书是长孙，出嗣给长房。伯父为锺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

得一个壮健的农妇：她是寡妇，遗腹子下地就死了，是现成的好奶妈（锺书称为“姆妈”）。姆妈一辈子帮在钱家，中年以后，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，家里人背后称为“痴姆妈”。她在锺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，准备送我做见面礼。有人哄她那是假货，把戒指骗去，姆妈气得大发疯，不久就去世了，我始终没见到她。

锺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，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。亲的、堂的兄弟共十人，锺书居长。众兄弟间，他比较稚钝，孜孜读书的时候，对什么都没个计较，放下书本，又全没正经，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，专爱胡说乱道。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，有“痴气”。我们无锡人所谓“痴”，包括很多意义：疯、傻、憨、稚气、骀气、淘气等等。他父母有时说他“痴颠不拉”、“痴舞作法”、“玩着玩落”（“着三不着两”的意思——我不知正确的文学，只按乡音写）。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、严肃谨慎，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。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“憨”。也许锺书的“痴气”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。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。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，唯他瘦弱，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。想来那时候的“痴气”只是稚气、骀气，还不会淘气呢。

锺书周岁“抓周”，抓了一本书，因此取名“锺书”。他出世那天，恰有人送来一部《常州先哲丛书》，伯父已为他取名“仰先”，字“哲良”。可是周岁有了“锺书”这个学名，“仰先”就成为小名，叫作“阿先”。但“先儿”、“先哥”好像“亡儿”、“亡兄”，“先”字又改为“宣”，他父亲仍叫他“阿先”。（他父亲把锺书写家信一张张贴在本子上，有厚厚许多本，亲手贴上题签“先儿家书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……”；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）伯父去世后，他父亲因锺书

爱胡说乱道，为他改字“默存”，叫他少说话的意思。锺书对我说：“其实我喜欢‘哲良’，又哲又良——我闭上眼睛，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‘哲良’。”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。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——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。“默存”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。

伯父“没出息”，不得父亲欢心，原因一半也在伯母。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，做颜料商发财的，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。锺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，官僚地主，一方之霸。婆媳彼此看不起，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。伯父中了秀才回家，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，说是杀杀他的热气；因为锺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，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。锺书不到一岁，祖母就去世了。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，锺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。

锺书四岁（我纪年都用虚岁，因为锺书只记得虚岁，而锺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，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）由伯父教他识字。伯父是慈母一般，锺书成天跟着他。伯父上茶馆，听说书，锺书都跟去。他父亲不便干涉，又怕惯坏了孩子，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。锺书六岁入秦氏小学。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“比较文学”，就记起小学里造句：“狗比猫大，牛比羊大”；有个同学比来比去，只是“狗比猫大，狗比狗小”，挨了老师一顿骂。他上学不到半年，生了一场病，伯父舍不得他上学，借此让他停学在家。他七岁，和比他小半岁的堂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，他念《毛诗》，钟韩念《尔雅》。但附学不便，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。伯父对锺书的父亲和叔父说：“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，我还教不了他们？”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。

其实锺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。祖父认为锺书的父亲笨，叔父聪明，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。叔父反正聪明，由伯父教

也无妨；父亲笨，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。那位族兄严厉得很，锺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。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，求了祖父，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。锺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，却别有领会。他告诉锺书：“不知怎么的，有一天忽然打得豁然开通了。”

锺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，只在下午上课。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，家务由伯父经管。每天早上，伯父上茶馆喝茶，料理杂务，或和熟人聊天。锺书总跟着去。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（据锺书比给我看，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，不知是真是有那么大，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）；又花两个铜板，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。家里的小说只有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正经小说。锺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圇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，把“馱子”读如“岂子”，也不知《西游记》里的“馱子”就是猪八戒。书摊上租来的《说唐》、《济公传》、《七侠五义》之类是不登大雅的，家里不藏。锺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，直到伯父叫他回家。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：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（我记不清）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曲曲等等。他纳闷儿的是，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。关公若进了《说唐》，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，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；李元霸若进了《西游记》，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。（我们在牛津时，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哪种兵器，重多少斤，历历如数家珍）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，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、2、3都不认识。钟韩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，伯父和锺书却是“老鼠哥哥同年伴儿”。伯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，教锺书上、下、左、右打那团棉花，说是打“棉花拳”，可以练软功。伯父爱喝两口酒。他手里没多少钱，只能买些便宜的熟食

如酱猪舌之类下酒，哄锺书那是“龙肝凤髓”，锺书觉得其味无穷。至今他喜欢用这类名称，譬如洋火腿在我家总称为“老虎肉”。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，只好伺机把锺书抓去教他数学；教不会，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，只好拧肉，不许锺书哭。锺书身上一块青、一块紫，晚上脱掉衣服，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。锺书和我讲起旧事，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，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，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情，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。我笑说：痛打也许能打得“豁然开通”，拧，大约是把窍门拧塞了。锺书考大学，数学只考得十五分。

锺书小时候最乐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；伯父也同去（堂姊已出嫁）。他们往往一住一两个月。伯母家有个大庄园，锺书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。他常和我讲田野的景色。一次大雷雨，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，据说是天雷打死的。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，后来伯父也抽上了。锺书往往半夜醒来，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。当时快乐得很，回无锡的时候，吃足玩够，还穿着外婆家做的新衣。可是一回家他就担忧，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，少不了挨打。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锺书，可是抓到机会，就着实管教，因为锺书不但荒了功课，还养成不少坏习气，如晚起晚睡、贪吃贪玩等。

一九一九年秋天，我家由北京回无锡。我父母不想住老家，要另找房子。亲友介绍了一处，我父母去看房子，带了我同去。锺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。那是我第一次上他们钱家的门，只是那时两家并不相识。我记得母亲说，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她，搬进以后，没离开过药罐儿。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；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，也没有搬出。他们五年后才搬入七尺场他们家自建的新屋。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、或遇见了什么人，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，有两棵大树；很高的白

粉墙，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。锺书说我记忆不错，还补充说，门前有个大照墙，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。他说，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婶母，因为叔父婶母住在最外一进房子里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，他父母亲伺奉祖父住最后一进。

我女儿取笑说：“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。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女孩子，准掐些鼻牛来弹她。”锺书因此记起旧事说，有个女裁缝常带着个女儿到他家去做活；女儿名宝宝，长得不错，比他大两三岁，他和钟韩一次抓住宝宝，把她按在大厅隔扇上，钟韩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脚刀作势刺她。宝宝大哭叫，由大人救援得免。兄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，就在隔扇上刻了“刺宝宝处”四个字。钟韩手巧，能刻字，但那四个字未经简化，刻来煞是费事。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“知慕少艾”的典型表现。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，房主提出赔偿损失，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个不成形的字。另一项是锺书一人干的坏事，他在后园“挖人参”，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创伤，那棵树半枯了。

锺书十一岁，和钟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，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。就在那年秋天，伯父去世。锺书还未放学，经家人召回，一路哭着赶回家去，哭叫“伯伯”，伯父已不省人事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伤心事。

伯父去世后，伯母除掉长房应有的月钱以外，其它费用就全由锺书父亲负担了。伯母娘家败得很快，兄弟先后去世，家里的大货船逐渐卖光。锺书的学费、书费当然有他父亲负担，可是学期中间往往添买新课本，锺书没钱买，就没有书；再加他小时候贪看书摊上伯父为他租的小字书，看坏了眼睛，坐在教室后排，看不见老师黑板上写的字，所以课堂上老师讲什么，他茫无所

知。练习簿买不起，他就用伯父生前亲手用毛边纸、纸捻子为他订成的本子，老师看了直皱眉。练习英文书法用钢笔。他在开学的时候有一支笔杆，一个钢笔尖，可是不久笔尖撅断了头。同学都有许多笔尖，他只有一个，断了头就没法写了。他居然急中生智，把毛竹筷削尖了头蘸着墨水写，当然写得一塌糊涂，老师简直不愿意收他的练习簿。

我问锺书为什么不问父亲要钱。他说，从来没想到过。有时伯母叫他向父亲要钱，他也不说。伯母抽大烟，早上起得晚，锺书由伯母的陪嫁大丫头热些粥吃了上学。他同学、他弟弟都穿洋袜，他还穿布袜，自己觉得脚背上有一条拼缝很刺眼，只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见。雨天，同学和弟弟穿皮鞋，他穿钉鞋，而且是伯伯的钉鞋，太大，鞋头塞些纸团。一次雨天上学，路上看见许多小青蛙满地蹦跳，觉得好玩，就脱了鞋捉来放在鞋里，抱着鞋光脚上学；到了教室里，把盛着小青蛙的钉鞋放在抬板桌下。上课的时候，小青蛙从鞋里出来，满地蹦跳。同学都忙着看青蛙，窃窃笑乐。老师问出因由，知道青蛙是从锺书鞋里出来的，就叫他出来罚立。有一次他上课玩弹弓，用小泥丸弹人。中弹的同学嚷出来，老师又叫他罚立。可是他混混沌沌，并不觉得羞惭。他和我讲起旧事常说，那时候幸亏糊涂，也不觉得什么苦恼。

锺书跟我讲，小时候大人哄他说，伯母抱来一个南瓜，成了精，就是他；他真有点儿怕自己是南瓜精。那时候他伯父已经去世，“南瓜精”是舅妈、姨妈等晚上坐在他伯母鸦片榻畔闲谈时逗他的，还正色嘱咐他切莫告诉他母亲。锺书也怀疑是哄他，可是真有点担心。他自说混沌，恐怕是事实。这也是家人所谓“痴气”的表现之一。

他有些混沌表现，至今仍然如故。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

年月日。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，好在那时候穿布鞋，不分左右脚。后来他和钟韩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，穿了皮鞋，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。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。他因为英文好，当上了一名班长。可是嘴里能用英语喊口号，两脚却左右不分；因此只当了两个星期的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，他也如释重负。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，往往前后颠倒，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掉转，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。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“痴”的又一表现。

钟书小时最喜欢玩“石屋里的和尚”。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，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；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，放下帐门，披着一条被单，就是“石屋里的和尚”。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。他说好玩得很；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，他不肯，就玩“石屋里的和尚”，玩得很乐。所谓“玩”，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。这大概也算是“痴气”吧。

钟书上了四年高小，居然也毕业了。钟韩成绩斐然，名列前茅；他只是个痴头痴脑、没正经的孩子。伯父在世时，自愧没出息，深怕“坟上风水”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。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，上首的细小萎弱。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。伯父一次私下花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，叫一个佃户陪着，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，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。他对钟书说，要叫上首的树荣盛，“将来你做大总统”。那时候钟书才七、八岁，还不懂事，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，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。他讲给我听的时候，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，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。

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（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）。父母为他置办了行装，学费书费之外，还有零用钱。他就